



0031692



古城

隐秘录

中国文联出版社

494027



2 034 3150 8

古城 随秘录

傅长虹 乐 夫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古城隐秘录

傅长虹 乐 夫著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东单新开路胡同77号)

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武汉市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 9.5印张 4插图 218千字

1987年2月第1版 1987年2月湖北第1次印刷

印数: 1——40,000册

统一书号: 10355·788 定价: 1.70元

内 容 提 要

这部长篇章回体小说，描写清末古城荆州一个带有传奇色彩的爱情悲剧。

扎花灯姑娘钟瑶华是一个美丽的少女，她与花工陈彬青梅竹马，相爱笃深。五毒俱全的纨绔子弟徐养吾与荆州团总曹子剑均垂涎于瑶华美色。魔掌之下，花工遭陷；春药迷局，瑶华受辱。扎灯女愤而复仇，在色狼恶棍之间，计引毒蛇，手刃曹贼；在“洞房花烛之夜”，火焚徐宅以死殉情……小说人物生动、情节曲折，于古城风俗画中西写尽人间悲欢。

陆羽



钟馗

徐養吾



曹子金

師娘



藍貓狗

王侯系



張咀已

目 录

第 一 回

紧锣密鼓
血雨腥风

戏班惨剧频频出
团总祸心迭迭生…………… (1)

第 二 回

千里锄奸
半路发财

老嫗饮恨长江去
浪子巧变善人来…………… (20)

第 三 回

苦想娇娃
深恋情郎

徐养吾钓鱼垂饵
钟瑶华弄险吞钩…………… (32)

第 四 回

对镜梳头
年前送礼

卿卿我我说情话
曲曲款款露凶心…………… (43)

第 五 回

真怜真爱
恶心恶肝

真是良法俱使尽
恶得坏事尽做绝…………… (56)

第 六 回

惊若脱兔 愁肠百结找地保
暗布牢笼 芳心寸乱进徐家…………… (66)

第 七 回

情专情人 钟瑶华后门逃走
乱指乱党 曹子剑当街逞凶…………… (74)

第 八 回

转弯抹角 痴心女重说旧话
改业开馆 剑子手奇遇当官…………… (88)

第 九 回

烧香还愿 刁地保端出底细
杀人犯抢 恶团总先透风声…………… (104)

第 十 回

春药迷人 淫贼敬酒色心现
将绳套马 奇女放泼杀机藏…………… (118)

第十一回

红枪会首 拉杆竖旗成护院
清宫太监 隐姓埋名当保镖…………… (130)

第十二回

厮杀两番 高下难分皮影戏
妙计一条 胜负操于提线人……………(142)

第十三回

往日情浓 瓜棚下哥亲妹妹
今日遇险 公馆里妹教哥哥……………(156)

第十四回

雇米花匠 话说园林无绝处
巧遇老者 坟头烧纸有宿仇……………(169)

第十五回

抓打陈彬 害人必先设眼线
抢救哑巴 割股甘愿当丫头……………(181)

第十六回

遮人耳目 画地巧说私房话
假沥肝胆 脱身去寻同谋人……………(195)

第十七回

将恨会仇 瑶华先到老郎庙
烧纸引鬼 陈彬又去团防局……………(210)

第十八回

兵营送银
狼窝邀虎

护身符急急买下
美人局慢慢摆开……………(227)

第十九回

险中弄险
戏里有戏

化险为夷捏把汗
以戏惩凶快人心……………(241)

第二十回

干娘认了
宝石卖罢

瑶华被困都统府
陈彬露馅聚宝楼……………(257)

第二十一回

两毒相遇
一炬全休

砒霜未用遭藤黄
妹妹以死殉哥哥……………(277)

第一回 紧锣密鼓 戏班惨剧频频出
血雨腥风 团总祸心送送生

三月初一，在沙市最热闹的九十铺街口，汉剧五福班贴出了一张大海报，告诉全城的人，今晚要开锣唱戏了。

渴望已久的戏子们，听到消息，有的喜形于色，有的奔走相告，有的人却站在海报边直楞神。

按戏班的老谱，每年腊月二十四日祭罢老郎神封箱，一到第二年的元宵节，就应该立即把祖师爷的牌位请出来，敲锣打鼓地图利市。一直挨到今天，才迟迟地粉墨登场。大家觉得是个谜。现在，随着海报的贴出，这个谜终于揭开了。

在去年的一年里，台上一共死了两个人。那是刚过重阳节不久的一天晚上，压轴戏是全武行的《水擒花蝴蝶》。扮演花冲的武生是班里的台柱魏廷玉。平日里演出，台前横有一根铜杠，每次他纵身上杠，倒挂金钩，顺风扯旗，夜叉探海……使出这些看家的解数，真是宛如游龙。还有那十八转的大车轮，回回更是采声不断。谁料想，那天他刚刚飞身上杠，还没等他侧身掉头犀牛望月地把相亮好，就哎哟一声地掉到了台上。分明是后脑勺着地，可前额上却有个酒杯大的窟窿，流血不止，当场断了气。事隔三个月，戏唱到了腊月十七，眼看就要封箱，那晚上轮到了二净顾廷椿的压轴戏《收关胜》。顾廷椿从坐科起就学扮关胜，练就了一个云里翻的硬靠子，从三张桌上一个蜻蜓点水，腾空而起，手脚朝天，连肩带背地砸在台板上，连一二排的观众都难得听到一点响声。从前演到这里，谁不为他这一招叫绝？可是，那天晚上特别蹊跷，场面上刚发鼓点，大

鼓一击，还不等他腾身跃走，只听他惨叫连声，捂着脸一头栽下来，连脖子都挤到肩膀里面去了。有出气没进气，在台上两腿乱蹬，把一出《收关胜》唱成了《关胜归天》。

不知究竟的人，硬说是戏台上出了邪祟。怨来怨去，都怨正月开锣戏《王灵官扫台》没唱好。有的说，扮王灵官的没有沐浴斋戒，得罪了神灵；有的说，王灵官演得差点煞气，鬼魅不怕……

班主王笑呆的心里明白，但他有苦说不出。

魏廷玉和顾廷椿都是班里出格的瓷娃娃，粉妆玉琢，真是台上招人爱，台下惹人疼的俏人儿。师兄弟俩不仅道艺高，模样俊，人品也是少有的端正。江陵办团练的总爷曹子剑，家里放着三妻四妾不解馋，偏偏喜欢寻点异味，一心一意地要玩相公。每到台后，一双鹰眼总喜欢在魏、顾二人的身上唆来唆去，然后再走拢来摸摸捏捏，又是要送金戒指，又是要看手相。他哥俩立志要做清白人，绝不混汤下杂面。明知是鱼饵，哪还敢去吞钩？总是伸手不打笑脸人地躲着他。

有一天正午，曹子剑亲自来到戏班里，指名道姓地点魏廷玉、顾廷椿去他家里唱堂会。

王笑呆明知道宴无好宴，会无好会，但也不敢稍有违拗。只好想多去几个场面上的人，遇事大家也好有个照应，急忙将拉琴的、打鼓的、敲锣的一个劲地张罗着往外派。

曹子剑头不摇，手不摆，只是虎起了脸说：“我家庙小，供不起这许多尊神！人多是赏，人少，总爷我就赏不起啦？”一甩手将一把散碎银子丢在大衣箱上说：“总爷我花得起钱，爱的是听清唱！”说完一背手下了后台。场面上的人大气不敢出地定在了后台上。

魏廷玉看着顾廷椿，顾廷椿看着王笑呆。王笑呆脸上象笑

又象哭，轻轻地推着他哥俩，叹息着朝曹子剑走的方向指了指，劝他们赶快跟上去。

魏廷玉、顾廷椿走后，戏班里真象塌了天。大家都悬着心。可是，没到半个时辰，魏廷玉、顾廷椿就回来了。大家正想围过来问个讯，一看曹子剑张眼在后，大家又散开了。

曹子剑两只眼笑成了一条缝，颧骨上的几个麻子也在一牵一扯地乱蹦乱跳。不等大家向他请安，他就没头没脑地说开了：“我曹某今年六十八岁，飞的、跑的全见识过，家产微薄，万把两银子；官儿说不上，承大伙抬举，大小是个办团练的总爷。只怪我老眼昏花，搬着猪头找错了庙门！千不该，万不该，不该在兴头上，和贵班的这二位小爷开了个小玩笑，冲撞了他们。我这儿给你们全班的爷们赔礼了。”说着就朝全班的人作起揖来。

这可难坏了王笑呆，连长衫也没顾着撩起，就急忙向曹子剑跪下说：“总爷！您这是怎么啦？您这不是折了我们的福，折了我们的寿吗？”

曹子剑脸上的笑纹正一起往拢凑，突然一下子全不见了：“什么？我岂敢折你们的福寿？我以后要多多地成全和照应你们呢！”说完冷冷地看了魏廷玉、顾廷椿一眼，迈着八字步走了。

班子里的人，谁也不敢拉他、留他，他一走，大家全傻了眼。

王笑呆转面想问问魏廷玉和顾廷椿到底是怎么回事，还没开口，一看他哥儿俩脸涨得通红，把话又咽下去了。

当着班里人的面，魏廷玉顿着脚只说了一句：“我们唱戏的是人，不是畜牲！”

顾廷椿一句话也没说，脱下长衫，从枪架上操起一把青龙偃月刀来，急风扫落叶地舞着滚堂花，脸上挂满了泪水。

王笑呆也是吃开口饭的出身，好不容易才熬成了班主，酸、甜、苦、麻、辣都尝过。听长辈讲，武行怕的就是从天上掉下来。要他掉下来还不容易，台下的巧手弄张弹弓，一粒小鹅卵石，神不知鬼不觉，只要射在了点子上，射到了要命的地方，准叫你活蹦乱跳地走出台来，血肉模糊地拉下台去……果不其然，魏廷玉、顾廷椿还是遭了毒手！五福班打落了门牙往肚里吞，你还敢问谁去！

不开锣也不行。过罢元宵节，曹子剑就派人来催过，戏班里借人手不齐含糊糊地支应。到了二月二十八，曹子剑找上门来了。王笑呆不敢马虎，又是端凳子，又是递茶，没话找话地赔情说：“班里正在商量，推我去请总爷分派，定个什么日子开锣好？”

“还想唱？哼！你们班里金山堆着，银山垛着，不唱戏也能混个十年八年的，不打饥荒不着急，忙什么！”曹子剑不热不冷的几句话象刀锋一样锐利。

王笑呆侧身打了一个千说：“总爷！您老人家真会开玩笑，班里顶多还能撑两三天，再不唱，真的就揭不开锅啦！”

曹子剑的眼睛又停在花旦宋廷香的脸上打转转，不耐烦地说：“那为什么还不开锣？”

王笑呆哪敢说心里头的真实疑惧，只好用从流传中听到的由头来应对：“戏台上出了邪祟，大伙真不知该怎么办才好……”

曹子剑脸上没一丝笑纹，而笑声却象半夜的枭鸟叫，震得满屋子里直响：“你们哪！人家都说唱戏的鬼精灵，我看你们真是扞面杖吹火，一窍不通！戏台上闹邪祟，从何问起，你们知不知道？该如何处治，你们有没有法门？多少年前，就在我们沙市宝塔河边的狗头湾，出了一个有名的孝子，名字叫做武

子奇。他老娘患病，医生开了一个起死回生的单方，命他去药店买药。他买了药，走到天后宫门前，看见里面戏台上正在唱戏，唱的是《目连救母》。他见目连以至减孝心感动了天地鬼神，越看越起劲，一直看到散戏才拔脚往家里赶。推门进去一看，老娘早已是硬僵僵地死了。他又悲又痛，又悔又恨，一头撞在南墙上，魂魄出了窍。从此，他这个冤魂怨鬼就专门找你们的麻烦，要你们给他老娘偿命！”

是真是假，是人云还是鬼话，王笑呆来不及去细想，既然总爷说得天花乱坠，他可不敢扫兴，又巴望着戏班里不再死人，只好顺情地问下去：“总爷！您看该怎么处治？”

“一正压百邪，不是有《王灵官扫台》吗？”

“去年不是也扫过啦，到底还是没把邪祟扫尽……”

“你们哪里会扫！”曹子剑一本正经地说，“我告诉你们！俗话说，神鬼怕恶人！今年你们要是想清清吉吉地一年唱到头，就先知会一下扮王灵官的角儿，要拿一根真正的水磨竹节钢鞭，从台上扫到台下，在人堆里抓一个叫化子出来，给我照准脑袋狠揍。我再派十个团丁帮忙，把他活活地打死来镇台。连有血有肉的叫化子都打死了，那个三魂七魄飘荡不定的武子奇，他还不吓得远走高飞了吗？”

开锣唱戏的海报贴出去了，曹子剑的话也传出去了，沙市全城叫化子吓得四散奔逃。

唯独有一个人，听到了这个音讯却偏要从荆州城往沙市赶。十里多的路程，不要一个时辰，他就在五福班打闹台，赶到了戏台下面。

在四击头的锣鼓声中，上场门的门帘挑开了。一个红盔甲扎着红大靠，开着大红脸的王灵官吹胡子瞪眼睛跳出来。急急风风的锣鼓点震得人们的耳朵直发麻，只见他越跑越快，一边